

# 奈良金峰山寺五岳神鏡探析

陈 莉 莉

An analysis of the Nara Kinpusen temple's talisman five prison mirror

CHEN Lili

Kinpu mountain in Yoshino mountain is famous as one of the monasteries of the Japanese Taoism school. The monasteries take the mountains as the stage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require practitioners to practice in the mountains. Therefore, the belief in mountains is the basis of the monasteries. The monasteries are developed from Shinto,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pursue the unity of man, mountain and God. Kinpusen temple's Amulet five prison mirror is the only temple in Japan that worships the true figure of five mountains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alisman five prison mirror of Kinpusen temple in Japan and the true figure and mirror of five Taoist mountains, and discusses the reference and absorption of the Japanese practice of Taoism to the elements of Taoism in China, as well as its spread and influence in Japan.

Keywords: Kinpusen temple, the Five prison mirror, the true figure of mountains, Taoism, the Japanese practice of Taoism

关键词：金峰山寺、五岳神鏡、五岳真形图、五岳真形符、道教、修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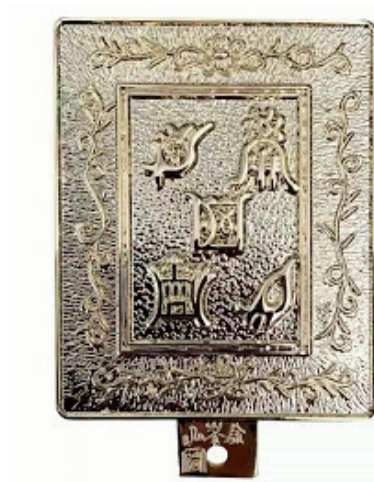
## 前言

金峰山寺的护身符五岳神鏡（图一）是日本唯一一座以中国五岳真形图为崇拜对象制作而成的护身符。关于神鏡的由来（图二）五岳神鏡附带说明文中有如下记载：

金峰山寺に伝わる五嶽真形の鏡は「西王母使鏡工」之を鑄て伝へしもので、此の鏡には古来支那に山嶽の宗として奉納せられた五大山嶽即ち、泰山、衡山、華山、恒山、嵩山を形象して謹刻したもので、此の鏡を持つことは恒に此の五大山嶽を自分の懐中に納めている事となるのである。鏡の銘に「此の鏡を持つ者は海、川、海を渡れば水神が之を守護し、山岳を越えれば山神之を守護し、一切の悪獣の害なく、妖邪妖毒は悔れて敢えて近づかず云々」と「仏教大辞典」にも右の事が明記されています。最近、世の中の進運にともない戦場事故の多いこと、殊に交通事故の多い憂慮すべき事実に鑑み作業が安全であるためには物的面の管理の必要であることは勿論ですが、それにも増し

て重要性は従業員の精神面の管理がまして重大であると考えさせられます。この点においてこの鏡の持つ靈性は従業員にな安全感を与えます。……「此の鏡は当山だけしか頒布されていません。他山にはありません。特許庁へ登録されています。」<sup>1)</sup>

文中说到金峰山寺五岳神镜是以中国五大山岳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的形象图为蓝本由“西王母使镜工”所铸，持有此镜者也意喻将五山纳入自己怀中。《佛教大辞典》中记载：“持此镜者渡海、河、川有水神护之，越山有山神佑之，其山中鬼魅精灵、虫虎妖怪，一切毒物，莫能近矣。”另外此镜还能保护交通安全，给人安全感，并提到此镜为此山所独有。在日本为何会以中国五岳为信仰对象制作成镜作为护身符，又为何只在奈良金峰山寺才有，与中国的五岳真形图又有何渊源，本文对以上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图一)



(图二)

## 1. 五岳真形图与五岳真形符

五岳真形图在道教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各种古书典籍中都能找到其记载，众学者们对此已做了坚实的研究和梳理。以曹婉如、郑锡煌为代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六卷一期上发表的《试论道教的五岳真形图》一文对五岳真形图做了系统的论述，指出：“目前看到的五岳真形图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明正统刊本《道藏》洞玄部灵图类的“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为代表，就其表现形式和内容来看，可以称之为具体山岳的平面示意图，另一类以明万历二年刻石的“五岳真形图”为代表，可以说自成一体，从这类五岳真形图的泰岳图形来看，或仿篆书“泰”字而成，其它各岳图形，或亦与某些字形有关。总之，这类图形是纯属符篆性质，不具有任何山岳图的内容和性质”<sup>2)</sup>。绝大多数学者沿用此种观点，认为五岳真形图有两类，一类是平面示意图，一类是符篆。但是日本学者井上以智为为代表提出了另一种见解，在名为『五

1) 参照图二。

2) 曹婉如、郑锡煌，《试论道教的五岳真形图》，《自然科学史研究》第六卷一期，1987年，52-57页。

岳真形図に就いて』一文中也指出：“两种类型的五岳真形图作为真形图都是名副其实的，前者（平面示意图）重视实际情况，后者（刻石符篆类）以神圣点为主。但是，后者一般称为图是不稳妥的，应该称为真形符，但因长期被称作五岳真形图而沿袭至今，这一观念被禁锢的情况也就难以改观”<sup>3)</sup>。张勋燎在《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上发表《古器物所见“五岳真形图”与道教五岳真形符》一文中也指出：“道书文献的分类，自来就是把“神符”和“灵图”分别列为两个不同的类别，道教的“五岳真形符”和“五岳真形图”，是内容和性质都不相同的两种东西，我们区别所谓两种“五岳真形图”之实际一为灵图，一为神符，并非同一种灵图两种不同类型的画法”<sup>4)</sup>。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五岳真形图”和“五岳真形符”区分开来对待。接下来对《道藏·洞玄部·灵图类》所载五岳真形图与五岳石碑和镜背上的五岳真形符做简要的介绍。

第一种五岳真形图主要收藏于明代编纂的《正统道藏》，由早期道士按照五岳实际地形绘制的平面地图蜕变而成的平面示意图，是道士入山的指引地图。赖思好在《东臬心越诗文中的航海信仰—以天妃信仰和五岳真形图的在日流传为中心》一文中对其做了系统的梳理，文中指出：“此种图像主要收录于明代所编纂的《正统道藏》中的经典，共有四组。其中《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并序》当为目前所见，载明五岳真形图的最古老资料，内有「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和「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两式，为第一、二组。第三组为宋代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卷十七中「五岳山真形图」的「下五岳真形」，另《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二十一有「灵宝五岳真形图」为第四种。另《五岳真形序论》、《传授三洞经戒法策略说》卷上、《云笈七签》卷七十九引〈五岳真形图序〉、《五岳真形图法并序》《五岳真形神仙图记》皆对五岳真形图有详细的记载”<sup>5)</sup>。

接下来以「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两组五岳真形为例对第一种五岳真形图进行说明。

表一：「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对比表<sup>6)</sup>

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古本版）	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洞元版）

3) 井上以智为『五岳真形図に就いて』（『支那学論叢：内藤博士還暦祝賀』弘文堂書房、大正十五年）14頁。「此等両図は真形図として何れも名実相応しているが殊に前者は実相に重きを置き、後者は神聖な点を主とする。但し乙種を一般に図と称するは不穩当であつて（乙イ六）の如く真形符と称すべきであるが永き因襲にとわれる図はれて改更するに至らないのである。」

4) 张勋燎,《古器物所见“五岳真形图”与道教五岳真形符》,《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2.151页。

5) 赖思好,《东臬心越诗文中的航海信仰—以天妃信仰和五岳真形图的在日流传为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六卷·第一期《近世东亚海域与文化交流专辑》,2016年)105页。

6) 张继禹,《中华道藏》卷四《066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并序》华夏出版社,350-357页。



「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和「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后用古本版和洞元版简称）里的五岳真形图由五岳地形示意图和变形汉字的符篆两部分构成。以上各五岳真形图都有序文「五岳真形文」，为无法识别的变体汉字的符篆，旁注记载为“三天太上大道君有命、天地山川丘陵神、護我子、慎害患、令久安長生。”《中华道藏卷四》对此字符记载如下：

三天太上長生符，道士佩之頭上，入山林江，橫行天下，眾神奉衛，莫敢當此。子齊祭帶，寫如五嶽同。一名太上道君敕文。天書不可了知，東方朔顯出之。此乃鳥跡以前有法，非三皇之世書也。諸佩之者，與五嶽形共盛。唯仙人題山中名物之處，作漢字，一不得上之耳<sup>7)</sup>。

此符为三天太上长生符，是太上道君的敕文，为天书，由东方朔显现给世人，其跟五岳真形图有同样的功效，带此符，入山林江河，都能受到各地众神的护卫，无所惧怕，可横行天下。因此大家都佩戴，与五岳真形图一起受到世人的欢迎而盛行。

如表一所示古本版和洞元版五岳各图采用古体竖体排版，在最右侧分别写着“东春”、“南夏”、“中央戊己土”、“西秋”、“北冬”，然后分别是各山符篆，随后是汉字“东岳泰山真形图”、“南岳衡山真形图”、

7) 同6)《中华道藏》卷四，350页。

“中岳嵩山真形图”、“西岳华山真形图”、“北岳常山真形图”，接着是各五岳的真形图示意图，最后各图的左侧分别写着“右东岳泰山形源周回二千里在琅琊界”、“右南岳衡山形源，周回二千里，在长沙界”等，其他中岳西岳北岳亦有类似的记载。除了五岳真形图以外另外还有霍山、潜山、青城山也和五岳同样模式的符篆和图形。

通过对古本版和洞元版五岳真形图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两者几乎完全相同，只存在一些细微区别。两个版本的五岳真形图是由示意图和符篆两部分构成，示意图部分相对于古本版五岳真形图的纯图示，洞元版五岳真形图里多了很多文字注释。符篆部分古本版五岳真形图的行笔更粗大一些，而洞元版五岳真形图的行笔就纤细很多。1910年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在日本《地学杂志》第22年第258号上发表了《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支那地図に就て》专文，将“东岳真形图”与现代测量的泰山地形图进行了对照比较研究，发现其许多相似之处，认为真形图应该是古人表示地形起伏的山岳示意图<sup>8)</sup>。

关于五岳真形图的构成和功能，两版五岳真形图略有不同，“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的解说是“黑者，山形，赤者，水源，白者，是室穴口也。畫小則丘陵微，畫大則隴岫壯。葛洪謂：高下隨形，長短取象，其源畫神草及石室之處，自是後來仙人輩，於其圖處，畫識之耳”<sup>9)</sup>。“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的解说是：“黑者山形，赤者水源，黄点者，洞穴口也。畫小則丘陵微，畫大則隴岫壯。葛洪謂：高下隨形，長短取象。家有蓄图者，善神守护，其家众邪恶鬼，灾患疾病，皆自消灭也”<sup>10)</sup>。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无论是“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还是“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除了洞穴口的标识分别用了白色和黄色这一点不同以外，其他标识颜色和山岳特征的标识方法上完全一样，其原图应该是手绘彩色版刻本，可惜原本已经遗失，现留存在《正统道藏》中的图都是黑白的，应该是抄录翻刻所至。另一点不同是前者只标识了山川河流洞穴的方位，而后者除了标识山川河流洞穴的方位以外，还具备了驱邪治病之效，具有了护身符的作用。

东方朔在《五岳图序》中的记载与“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对五岳真形图功能的解说完全一致，但内容上更加的详实。

“五岳真形者，山水之象也。盘曲回转陵阜，形势高下参差，长短卷舒，波流似于奋笔，锋芒畅乎岭愕，云林玄黄，有如书字之状，是以天道真君，下观规矩，拟纵趣向，因如字韵，随形而名山。子有东岳形，令人神安命延，存身长久，入山履川，百芝自聚。子有南岳形，五瘟温不加，辟除火光，谋恶我者，反还自伤。子有中岳形，所向唯利，致财巨亿，愿愿克合，不劳身力。子有西岳形，消辟五兵，入刃不伤，山川名神，尊奉司迎。子有北岳形，入水却灾，百毒灭伏，役使蛟龙，长享福祿，子尽有五岳形，横天纵地，弥纶四方，见我欢悦，人神攸同”<sup>11)</sup>。

此记载分为两个部分进行了说明，前半部分记载了五岳真形图所画的内容是山水之象，后半部分是记

8) 小川琢治为，《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支那地図に就て》，《地学杂志》第22年第258号，1910年。

9) 同6)《中华道藏》卷四，363页。

10) 同6)《中华道藏》卷四，367页。

11) 同6)《中华道藏》卷四《067五岳真形图序论—五岳图序东方朔所出》365-366页。

载五岳真形图的功能。与“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一句话“家有蓄图者，善神守护，其家众邪恶鬼，灾患疾病，皆自消灭也。”笼统的概说其具有护身功能相比，东方朔的解说要详实的多。他对五岳各岳的功能做了具体的解释，东岳能安神延命，长生不老；南岳能辟火除瘟，防身护体；中岳能不劳身力，致富财巨亿；西岳能消兵招神，入刃不伤；北岳能遣龙祛灾，福祿长享；五岳合用，就能纵横四方，人神攸同，可以说是进一步充实了五岳真形图的符篆功效内涵。郑君《受图祭文》中也强调了护身与延年益寿的功能，写道：“五方靈嶽，各遣五神，千山百川，時差侍官，營守圖文，防護某身，使長生永存，壽延億千”<sup>12)</sup>。老子曰：“家有东岳图。辟刑狱。令人延年长生。家有南岳图。辟火光。家有西岳图。辟兵三千里。家有北岳图。辟蛟龙风波。入水不溺。家有中岳图。令人家无患。女为贵人。男宜官。天子有之。国安民丰。道士有之。身登神仙。凡人有之。大命延长”<sup>13)</sup>。以上的记载均强调了五岳真形图所具有的护身和延年益寿的功效。

井上以智为认为“这类五岳真形图本来是山岳鸟瞰图，后附加了无法识别的变体文字的三天太上道君的敕文而变得神秘化，而后才具有了护身符的作用。随后顺应需求才又另外附加了四山最终形成现在的特征”<sup>14)</sup>。也就是说这类五岳真形图经历了从山岳示意图到护身符的一个发展过程，到后期应该附护身符的功能体现的更为明显。

第二种是留存在五岳石碑及器物上的抽象化的五岳符号。此种五岳真形图符乃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五岳每岳有一符，图形似道家符篆，也有人认为是篆体汉字的变体，到底意欲何为至今并无真解仍旧是个迷。此种五岳真形符广泛见于石碑、镜背、鼎器、饰物等。碑刻五岳真形图符曾经分存五岳，现只有四处尚存。分别是泰安岱庙东碑廊的明洪武十一年（1377）的东岳泰山碑、河南中岳庙明万历二年登封知县孙秉阳刻立和明万历三十二年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方夫立的一小一大两通刻碑、陕西西安碑林清代康熙二十一年邓霖篆刻碑和河北曲阳北岳庙石刻碑。四处碑上所刻的五岳真形图形状和文字内容几乎完全相同<sup>15)</sup>。此种五岳真形符是五岳每岳一图，可以合在一起使用，也可以分开单幅使用。现在五图合用的五岳真形符居多。

12) 同6)《中华道藏》卷四《067五岳真形图序论—受图祭文—郑君所出》364页。

13) 井上以智為「五嶽真形図について」(弘文堂書房、1926年)46頁。

14) 井上以智為「五嶽真形図について」(弘文堂書房、1926年)50頁。「要するに甲種五岳真形図は本来山岳鳥瞰図であって入山指南の輿地図に過ぎなかったが、後に難解なる変体文字の三天太上道君の勅文を附加して神秘化し一種の護符的性質を具有せしめたものであり、更に其後必要に応じて四山を附加して現在の如き形式特徴を有するに至っ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15) 耿波《神秘的天书—“五岳真形图”》《春秋》2020年第5期



图三



图四

另外，此类五岳真形符也出现在铜镜、器皿之上。目前留存下来的五岳真形镜并不多，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周璞、肖宇发表《常州博物馆藏五岳真形镜考述》一文，对现存五岳真形镜做了很好的归纳：

- ①宋代《宣和博古图》著录1面铜镜，镜钮及其四周的图符共同组成五岳真形图，钮外饰弧边菱形，镜缘饰流云纹，品名定为“五岳真形鉴”（图五）。
- ②上海博物馆藏有一面铜镜，镜背装饰图式与前者虽有区别，但也含有五岳真形图，并有内外两圈铭文，镜缘铭文为：“大明万历己亥午日，铸五岳真形镜，用祝我父大司徒千秋，男都御史王象乾谨识。”（图六）
- ③常州博物馆藏五岳真形镜（图七），为1977年江苏省常州武进地区征集所获。镜呈圆形，直径10厘米，镜缘窄凸，镜背饰道教五岳真形图，嵩岳图符位于中央，且其下有穿孔，兼作镜钮之用，泰岳、衡岳、恒岳及华岳之图符分列四方。
- ④1984年，江苏太仓市明代黄元会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两面铜镜，女棺出土的一件是五岳真形镜（图八），1987年第三期的《考古》期刊上发表了简报。简报记录到：“径10厘米，无纽，凸缘，镜面上有凸起的双鱼图样，并铸有两个鱼虫体字”<sup>16)</sup>。
- ⑤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五岳真形镜（图九），几乎跟常州博物馆和太仓黄元会夫妇合葬墓中的五岳真形镜完全一样。
- ⑥另有明代五岳真形图用以装饰较为流行，例如墨谱、玉牌、铜牌和冥币（图十）<sup>17)</sup>。

16)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太仓县博物馆：《苏州太仓县明黄元会夫妇合葬墓》，《考古》1987年第3期，第250页。

17) 周璞、肖宇，《常州博物馆藏五岳真形镜考述》，《东方博物》，2019（01），54-58页。



图五 《宣和博古图》著录五岳真形镜



图六 上海博物馆藏五岳真形镜



图七 常州博物馆藏五岳真形镜



图八 太仓五岳真形镜



图九 故宫博物院藏五岳真形镜



图十 李先芳墓出土冥币<sup>18)</sup>

从以上各地收藏的五岳真形镜和器物可以看出，图五和图六为一类，除了有五岳真形图以外，周围有近似变形四叶纹的纹饰和流云纹，图六在图五的基础上多了内外两圈铭文。图七至图十为另一类，只有五岳图形再无其他图案，这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类。

另“武汉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五岳真形图玉嵌饰（图十一），青白色，呈长方形，长3.7、2.8、厚0.6厘米。正面上下左右中各浅浮雕五岳山神的真实形态符号”<sup>19)</sup>。

18) 图五~图十，同上引自《常州博物馆藏五岳真形镜考述》。54-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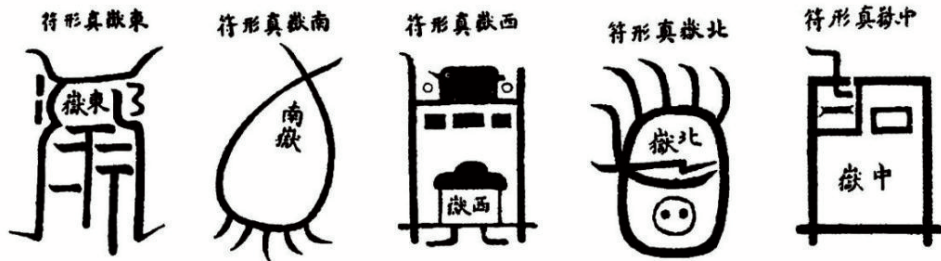
19) 张卫红，《明五岳真形图玉嵌饰》，《收藏家》2019年第05期。





图十一 五岳真形图玉嵌饰<sup>20)</sup>

以上五岳真形镜和器物上的五岳图形与《三皇内文遗秘》(图十二)里所载五岳真形符极为相近,可以断定以上镜面与器物上五岳真形图应该是以此五岳真形符为蓝本雕刻。张功勋认为:“古石刻、器物所见“五岳真形图”与《三皇内文遗秘》所载符形相较还有某些差异,也不过只是文献所见者笔画清晰秀丽而稍微复杂,整个图形相当精致,见诸石刻。器物者笔画模糊粗壮而略有减少,显得比较粗糙罢了。这种差异,完全是由于后者受铸模技术的限制和辗转传刻失真所造成的,并不是本来就有所不同”<sup>21)</sup>。



图十二 《三皇内文遗秘》载五岳真形符<sup>22)</sup>

笔者在收集材料时,在一位名为酒鑫的博客空间里发现以下方形五岳真形镜(图十三),博主提到:“这枚五岳真形镜铭文没有“天下一”,通常应是江户前期日本人仿制,其特点是方形、带柄,背面极佳,至今仍可为镜照容,因此也较为少见,今放上共赏。”此镜与金峰山寺五岳真形镜(图一),竟出奇的一致。均为长方形,中间为五岳真形符,四周为流云纹饰,均带柄。这与中国传统的圆形五岳真形镜不同,于江户时期以前传入日本的圆形铜镜也不同。这种方形镜应该是日本吸收中国铜镜工艺特点后,逐步发展为具

20) 同19。

21) 张功勋,《古器物所见“五岳真形图”与道教五岳真形符》《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151-152页。

22) 《中华道藏》卷四,《三皇内文遗秘》,457页。

有日本特色的铜镜。



图十三 传入民间的五岳真形镜

### 3. 五岳真形图的日本东传

五岳真形图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平安时期，藤原佐世所撰《日本见在书籍目录》<sup>23)</sup>中提到了五岳真形图。赖思好在《东臯心越诗文中的航海信仰—以天妃信仰和五岳真形图在日本流传为中心》写到“笔者所见本即通称为「室生寺本」之影印本，中有「岳图一」，然而写本则为「五岳图一」，原因不详。然而至少可以确知，平安朝时期确实有五岳真形图传入日本”<sup>24)</sup>。目前尚未发现留存的相关具体典籍和记录，直到江户时期才有相对详实的记载。1676年东臯心越东渡日本，成为曹洞宗寿昌派开山鼻祖，在东臯心越诗文中也对五岳真形图有如下记载：

《抱朴子》云：凡修道之士，栖隐山谷，须五岳真形图佩之，魑魅精怪莫能近之。昔汉武帝元年七夕，西王母降於承华之殿，进蟠桃，命仙女董双成、许飞琼等奏云璈歌曲，而为汉武帝寿，又以锦囊书卷示之，即此图也。故知五岳为万地之尊，其形天真，则世人渡江航海随身带之，可却风涛之险。所居净处，香花供养，必降祯祥，历有奇验，可不敬哉！<sup>25)</sup>

此资料包含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引用了《抱朴子》的记载：“凡修道之士栖隐山谷，须得五岳真形图佩之。其山中鬼魅精灵、虫虎妖怪，一切毒物，莫能近矣”<sup>26)</sup>。五岳真形图是道士入山时佩戴用于护身所

23)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録—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翻印。

24) 赖思好《东臯心越诗文中的航海信仰—以天妃信仰和五岳真形图在日本流传为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六卷·第一期《近世东亚海域与文化交流专辑》，2016年）106页。

25) 浦江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东臯心越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85页。

26) 葛洪，《抱朴子》

用，能让一切鬼魅精灵，虫虎妖怪不得近身，相当于是护身符。第二部分讲述的是西王母赠图于汉武帝的传说。五岳真形图之名始见于《汉武帝内传》，另《中华道藏》卷四067《五岳真形图序论》中也有西王母亲授五岳真形图于汉武帝的记载。序论前写到：“经名：五岳真形图序论。编撰者不详。内引葛洪之说，当出于魏晋。一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正一部。参见：《云笈七签》卷七九”<sup>27)</sup>。东臬心越所记应为以上传说葛洪之说。第三部分提到了五岳真形图的功能，“故知五岳为万地之尊，其形天真，则世人渡江航海随身带之，可却风涛之险”，即能保海事安全。从以上中国五岳真形图的发展来看，五岳真形图最开始的功用应该是道士及入山人士的地图，后发展成入山护身符。东方朔在《五岳图序》中有“子有北岳形，入水却灾，百毒灭伏，役使蛟龙，长享福禄。”的记载，只提到北岳图具有“役使蛟龙，入水却灾”的功能，五岳合并后并没有提到此功能。东臬心越提到的“渡江航海随身带之，可却风涛之险”和中国流传的“五岳真形图”和“五岳真形符”的功能有所差异。

对心越有知遇之恩与扶持之助的德川光圀对中国文化格外热衷，遍征学士，礼遇贤能，才有了心越后来在日本曹洞寿山之始，篆刻技艺的传播，古琴、绘画等艺术的交流。记载德川光圀传记及言行的《桃源遗事》中有载：“御判は、五岳の真形図の恒山の図の形也、常山の号につき、常山と恒山同 事成によつて御用ひなされ候。”赖思好对此记载分析到：“这段江户时期的古文描写了德川光圀的花押，是根据五岳真形图中恒山图之形而来。光圀以常山为号，常山即恒山，故使用恒山之图，其花押的图样，也确实与《旅行用心集》等民间流传的五岳真形图图组中的恒山相似”<sup>28)</sup>。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江户时期初期，五岳真形图的相关传说、信仰已经传入了日本。

而在日本记录较完整的五岳真形图是大江匡弼和横山润翻译的《五岳真形图传》和《五岳真形图集》。森瑞枝在《平田篤胤と「五岳真形図」》一文中，对日本近世后期五岳真形图的情况做了一下论述：

新図<sup>29)</sup>は近世の日本でも知られており、篤胤に先立って大江匡弼（文政『五岳真形図伝』一七七五（安永四）刊。国会図書館他蔵）と横山潤（行徳『五岳真形図集』国会図書館他蔵）が解説本を刊行している。なかでも大江は仙道の実践家として聞こえた人物で、「唐刻の五岳真形図」なるものを入手しており、明末の杜方熙撰『五岳真形図伝』を和訳して、「五岳真形図」の効能と祭りかた、五岳それぞれの地誌・故事（靈蹟、神仙、伝奇）を紹介するほか、日本でも上古のある時に、中国の五岳になぞらえて「邦土の標鎮」を定めたという「日本国乃五岳方位並弁論」をたてている。篤胤の「五岳真形図」研究の前には、こうした土壤がすでにあつた<sup>30)</sup>。

以上论述中提到新图（五岳真形符）在近世的日本已经被大众所知晓，在平田篤胤之前日本学者大江匡弼和横山润已经翻译出版了《五岳真形图传》和《五岳真形图集》，据说大江匡弼还是修仙的实践家，还入手了唐刻五岳真形图，翻译了《五岳真形图传》，介绍了五岳的地志、灵异、神仙、传奇故事。大江文坡

27) 《中华道藏》卷四《067五岳真形图序论》368页。

28) 同上 赖思好《东臬心越诗文中的航海信仰—以天妃信仰和五岳真形图在日本流传为中心》107页。

29) 这里的新图应指五岳真形符。

30) 森瑞枝在《平田篤胤と「五岳真形図」》（《道教艺术的可能性》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0年）209页。

(1725-1790)的《五岳真形图传》是在日本流传的较早较完整的五岳真形图材料<sup>31)</sup>。

平田篤胤(1776-1843)对于五岳真形图的文献做了系统全面的分析,首先编撰了《五岳真形图说》,并从杜光庭的《岳滨名山记》、《汉武帝内传》、葛洪《神仙传》、《五岳真形图法并序》、《授图祭文》、《受图祭文》、《晋鲍靓真人施用法》,对《五岳真形神仙图记》抄录了与五岳真形图相关的文献和十九种图形,并批注了自己的见解<sup>32)</sup>。这应该是日本留存最为详实的五岳真形的相关记载。到江户末期,传入日本的五岳真形图和五岳真形符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但并未对两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 4. 金峰山寺与日本修验道

金峰山寺位于奈良县吉野郡金峰山,为金峰山修验本宗之本山(原属天台宗)。正殿藏王堂被指定为国宝,殿内放置了“藏王权现”像。修验道之法脉大致上分为真言宗系之当山派和天台宗系之本山派,是从日本真言宗和天台宗衍生出的信仰,其结合了神道、密教信仰和道教咒术,既奉行佛教的佛、菩萨,另外也供奉权现、王子、前鬼后鬼等神明。以役小角开山的吉野山金峰山和大峰山一带为修验道大本营以醍醐寺三宝院为据点的是当山派,从熊野到大峰山一带为修验道道场以圣护院为据点的是本山派。当山派一般走从吉野入大峰山于熊野出的“逆入峰”,本山派一般走从熊野入大峰山于吉野出的“顺入峰”<sup>33)</sup>。

日本修验道由能以咒术使役鬼神的役小角开创,强调山岳为灵域,以修持咒法,证得神验为本义,通过跋涉山林,苦修练行。关于修验道与道教的关系问题,20世纪以来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湊德忠《道教と修验道》<sup>34)</sup>、宫本袈裟雄《修验道と神仙思想》<sup>35)</sup>、宫家准《修验道思想の研究》<sup>36)</sup>、下出积与《道教と修验》<sup>37)</sup>、铃木正崇《山と神と人—山岳信仰と修验道の世界—》<sup>38)</sup>等文陆续发表,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修验道中的道教因素。同时中国学者近年也开始有所关注,孙亦平《从日本佛教文化视域看道教与修验道》做了详尽的梳理,总结到:“修验道与道教都有“山岳宗教”的特质,都倡导入山修行并必须持有咒法并要有所禁忌,都坚信符咒术具有御制鬼神的超自然灵验,并都将对人生的思考贯穿于修验活动之中等共同特点”<sup>39)</sup>。

道教与修验道以山岳信仰为根基,以山岳为修行道场。日本自飞鸟时期开始,吉野山就被奉为灵山,后因役小角在吉野山金峰山修行和修验道的形成而逐渐闻名。10世纪后半期开始,位于金峰山和熊野之间的大峰一带,修行开始活跃起来,金峰山在促进大峰开发的过程中作用显著<sup>40)</sup>。日本的山岳信仰自古有之,到了平安时期中期作为弥勒净土的金峰山开始实行山岳朝圣,封祭祀藏王权现的金峰山为圣山,随着在圣

31) 同上28。

32) 森瑞枝在《平田篤胤と「五岳真形図」》(《道教美術の可能性》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0年)210页。

33) 孙亦平,《从日本佛教文化视域看道教与修验道》(《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93-94页。

34) 湊德忠《道教と修验道》(《宗教研究》173号,1962年)。

35) 宫本袈裟雄《修验道と神仙思想》吉川弘文馆,1984年。

36) 宫家准《修验道思想の研究》春秋社,1971年。

37) 下出积与《道教と修验》櫻楓社,1988年。

38) 铃木正崇《山と神と人—山岳信仰と修验道の世界—》淡交社,1991年。

39) 孙亦平《从日本佛教文化视域看道教与修验道》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

40) 德永誓子,《修验道成立过程的研究》(京都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29页。

山修行的盛行，金峰山信仰由修验道者们传到全国各地，其地位也越来越高。修验道通过踏遍深山幽谷在灵山中进行十界修行（床坚、忏悔、业忏。水断、阙伽、相扑、延年、小木、谷断、正灌顶）<sup>41)</sup>的苦修，以磨炼意志，清净身心，感悟生死，最终达到即身成佛的境界。根据四季划分了不同的修行路线，不同的派别重视不同季节的入峰修行，山伏通过入峰的次数来定其位阶。

值得关注的是，山伏入山修行时，会携带镜子、吟唱九字真诀，急急如律令咒文和灵符。这些都是借鉴于中国道教咒法、符篆等。山伏入山时会携带镜子作为法器，辟邪护身。很明显是吸收了道教关于镜法的思想，《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篇》关于镜法有如下记载：

“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於镜中其真形耳。是以古之人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又老魅若来，其去必御行，行可转镜对之，其后而视之，若是老魅者，必无踵也，其有踵者，则山神也。”<sup>42)</sup>

山携带镜子可以识人辨妖，所以古代道士入山都会携带九寸明镜悬于背后，让那些妖魔鬼怪不敢接近，用镜子照之，是仙人，神仙镜中便是人形，如果是鸟兽邪魅，其形貌都能显现在镜中，如果是鬼，用镜照之便没有脚，有脚便是山神。

修验道还用到道教的九字真诀，即九字六甲秘咒，抱朴子曰：“人名山，以甲子开除日，以五色缯各五寸，悬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人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sup>43)</sup>。酒井忠夫在《谈反闭一有关日中宗教文化交流史之研究》中对九字秘咒做了深入研究，文中写到：

“这九字传到日本（在日本，九字中的阵字，成为陈字，后四字是陈列在前），在修验道和阴阳道施行，也在广大民间盛行。”并推测“和禹步礼仪相随的九字的祝文咒语进一步形成四纵五横的符形，恐是在南宋与金、元的民族战争之际。……这个禹步九字的符形恐是在镰仓时代由五山的学僧们所作中国文化导入的系谱中，和儒、佛的书一起介绍进来，于是在日本也逐渐施行起来。……汇集宋金时期九字符形相关资料最多者，就是金朝的施子美的《军林宝鉴》（上卷速用篇）的记载。在《修验故事便览》卷二“九字”条速用篇曰：“正立门内，叩齿三十六遍，以右手大姆指，先画四纵，后五横，讫，即咒曰：四纵五横，吾今出行，禹主（王）卫道，蚩尤辟兵，盗贼不起，虎狼不行，还归故乡，当吾者死，背吾者亡，急急如律令。咒毕便行，慎勿反顾。”<sup>44)</sup>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修验道在修行实践层面，大量借鉴了道教的符咒之术、灵符、镜子等道具来助其入山修行，以驱邪护身，提高灵力。在道教中占有至高位置的五岳信仰、五岳真形图（符）、五岳真形

41) 宋丽景、《山岳信仰における修験道の宗教的自然観に関する一考察》29页。

42) 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

43) 同上《抱朴子内篇·登涉》

44) 酒井忠夫、《谈反闭一有关日中宗教文化交流史之研究》，台湾成功大学《道教学探索》（第肆号）

镜在修验道的道场金峰山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多少道教典籍、器物传入日本的具体记载，但是从修验道的具体修行形式和金峰山寺留传至今的五岳真形镜，却足已证明中国的道教信仰传入了日本后被僧侣们所接受后并付诸实践而传承至今，并在融合道教、佛教、神道诸多元素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新的派别—修验道。

## 结语

五岳真形图和五岳真形符是我国道教符箓，均有有免灾致福之效，但流传民间更为广泛的是五岳真形符，其不仅见于书目抄绘，更见于饰物、鼎器、砚台、石碑等中。对于在山间幽林修道成仙的道士们而言，通过护身符咒和咒语，震慑鬼魅魍魉，驱赶蛇狼虎豹，成为入山防御必备。五岳真形符咒和九字真言咒语更是道士必备。日本修验道者，也是通过伏出深山，进行修炼，其修炼时吸收了道教辟谷法、调息法、炼丹术、人火不烧术等，在祈祷时使用神镜、临兵斗法九子诀、急急如律令的咒文和灵符等。而金峰山寺的五岳神镜信仰也正是其吸收了中国的五岳信仰，道教的五岳真形信仰的证明，是中国道教思想对日本文化思想影响的有力佐证。